眷村再現的困境:從新竹市眷村博物館談起ⁱ

邱比特 ii

摘要

本文題為「眷村再現的困境」,定位為一個「問題意識的」(problematic)討論,將論述重心置於台灣文史及其文本,呈顯「眷村」被再現的形象。本文並非以博物館學作為研究路線,而是以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常設展展板與導覽手冊上的文字作為出發點(departure),復延伸以若干文本,試圖凸顯 1980 年代晚期以來眷村再現的高度同質性與選擇性,並暗示以大眾文化形式被詮釋的眷村文化為政治意識形態的表徵,與台灣常民生活具有階級上的落差。再者,眷村是先被高度文本化——包括文學創作與戲劇演出,後才有主題博物館的設立。博物館的眷村再現,所指向的並非一個「真實」的眷村,而是 1980 年代以來諸多文本所刻劃的形象。這些「去政治」傾向的再現,相當程度上美化或者淡化了的眷村的戰

關鍵詞:眷村、再現、缺席、外省人、懷舊

爭本質與陰暗面,以及眷村的消逝等議題,是為其困境。

i 本文初稿曾以英語宣讀於哈佛大學東亞學社第 19 屆年會 ([Re]imagining Asia: The 19th Annual Harvard East Asia Society Conferenc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 February 20th-21st 2016.)。

ii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Dilemma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itiated from Hsinchu City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Museum

Chiu, Pi-Te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there were a growing number of dramas and

literature works focusing on the life i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 addition, the

first Museum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was instituted in 2002. Howev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were all identical, including in this

museum.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By examining panels of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visitor guide, and

some literature work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What words and images were used to

represent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Were they the "truth"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The present study enhances the previous studies' findings by

providing a much more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Keywords: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representation, absence, mainlander,

nostalgia

一、前言

眷村,集中興建於 1940 年代末期與 1950 年代。作為台灣歷史上的一種特殊政治產物,它與中國國民黨軍隊的敗戰撤退,以及候戰、反攻復國的「暫停」狀態有關。國民黨政府為了安置隨軍來台的軍人家眷,在軍隊所駐鄰近之處,或占用日本遺留的建築物體、或以簡單的材料建造粗陋的房舍,作為暫時性的居住空間。依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出版的國軍眷村發展史著的定義,眷村乃「國軍為安定軍心,安頓眷屬所建造的群居聚落。」¹ 同時,此書也指出,早在 1932 年,國民黨軍隊在江西即有類似的軍眷房舍制度。可視作眷村的雛形,雖然當時並無以「眷村」一詞名之。一直要到 1950 年,國軍遷台以後,由聯勤總部聯勤留守業務署主辦軍眷管理處,依〈國軍在台軍眷業務處理辦法〉將軍眷列入管理範圍,軍眷群居的「眷村」才正式出現於黨國官方體制中。²

身為來台軍眷,同時也是最早對眷村文學發表論述的齊邦媛這樣描述眷村在台灣的登場:「政府遷台初期搭蓋的軍眷區,南至恆春,北至石門,依附在各軍駐地,數百處以軍種或文宣代號為名的『新村』。」3除了文學——諸如朱天心、張大春、袁瓊瓊等人的創作,眷村形象的再現更在解嚴後的台灣表演藝術中常可見得。從電影《小畢的故事》(1983)到《逗陣へ》(2013)、舞台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1985)到《寶島一村》(2008),以及八點檔連續劇《光陰的故事》(2008)等多不勝數的眷村題材演繹,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時常能在影視與表演藝術中開展對於眷村的想像。儘管如此,這些被再現於我們眼前的眷村,卻幾乎一模一樣——雞犬相聞、和睦團結、胼手胝足、克難知足。彷彿每一處的眷村都具同質性。如果我們在此想起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著名的主張:「大部分的所謂『傳統』根本是經

 1 郭冠麟主編,《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的故事:國軍眷村發展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頁1。

² 同上註,頁2-4。

³ 齊邦媛,〈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1998),頁 153。

由選擇而形成的。」⁴ 我們於是忍不住疑惑:這樣的眷村形象,難道不是一個經 選擇性構成的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嗎?揣懷著對於眷村形象如此高度同質 性的再現之疑問,本文先是向第一座以眷村為主題的博物館——新竹市眷村博物 館,尋求可能的解答。接著再於若干文本中,延伸關於眷村形象的思考。

一座博物館內,能夠直接提供訊息的描述性文字多載於展板與參觀指引手冊。 典型的展板由文字與圖像所構成——文字內容包括展示單元的標題、內文、操作 說明等,圖像則包括照片、圖表、手繪圖與裝飾性的圖案等。展板上的文字依性 質可分主標題文字、副標題文字、簡介文字、群組物件說明、個別物件標示,以 及其他類補充媒材等。5 本文即是以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常設展展板上的簡介文字, 以及展館一樓人口處備供參觀者取閱的《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摺頁手冊 所用,對展場進行描述的文字作為分析對象——換句話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用 了什麼詞彙去再現眷村,以及它是否達成某種價值觀的宣傳?同時,「再現」 (representation)這個詞也有「代表性」的意思。本文也將循此討論這些描述性 文字所再現出來的眷村,是否具有常民文化的代表性。

本文定位為一個「問題意識的」(problematic)討論,旨在將論述重心置於台灣文史及其文本,呈顯「眷村」被再現的形象。本文並非以博物館學作為研究路線,而是以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常設展展板與導覽手冊文字的分析作為出發點(departure),凸顯 1980 年代晚期以來眷村再現的高度同質性與選擇性。我們應該留意以大眾文化形式被詮釋的眷村文化為政治意識形態的表徵,與台灣常民生活實有階級上的落差。此外,關於眷村的再現,明顯傾向「去政治」的選擇性描摹。至於眷村本身原為戰爭的、政治性的產物,以及它的暴力、陰暗的一面,則往往被忽略不提——這正是當前台灣眷村再現的困境。

⁴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5

⁵ 参見 David Dean,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二、博物館的展示配置、宗旨及其懷舊情結

座落於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的新竹市眷村博物館,成立於 2002 年,是第一座以眷村作為主題的博物館——在時間點上,較台北市信義區的四四南村被列為歷史建築為早。 開館後的前期三年(2002-2005),展示空間僅有一層樓,2006年 10 月將二、三樓裝修完成,才開放三層樓作為眷村歷史與文物的展場。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一、二樓分別常設展示「眷村歷史背景」與「眷村生活情境」。眷村歷史背景區以「消失的眷村」為主題,眷村的生活情境則以「縮影中國:竹籬笆內的春天」為主題。至於三樓的展示空間,則用以辦理眷村生活美學或眷村社區文史相關的特展。

進入展館一樓,依右行之動線指示,將先後觀覽五個展區(如圖 1):歷史 背景、台灣眷村的形成、軍旅點滴、新竹眷村的衍生,以及「黑蝙蝠中隊」文史 資料。



圖 1 展場一樓「消失的眷村」展區分布圖 7

⁶ 參見楊佳嫻,《方舟上的日子:台灣眷村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頁201。

⁷ 引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新竹: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無出版日期)。

A區「歷史背景」,以連續四面大幅展板介紹眷村在台灣出現的歷史背景——戰亂與遷徙。此區第一面展板揭出主題:「烽火重生 戰亂移民潮」,接續三面展板的標題則依時間序排列,分別為「抗戰」、「進駐台灣」與「軍眷來台」。B區「台灣眷村的形成」大幅展板文字,旨在說明台灣眷村的形成與住民聚集依據都與軍隊密切有關之屬性。C區「軍旅點滴」,展出飛機模型、獎章與照片,以及各式證件——多數為眷補證。BD區「新竹眷村的衍生」,介紹新竹市眷村的緣起及其數量與多元。E區則為神秘部隊「黑蝙蝠中隊」文史資料展。

二樓常設展出的是「眷村生活情境」,以「縮影中國:竹籬笆內的春天」為主題。如圖 2,A 區原為「眷村文化演變」,現今則擺置新竹市境內的眷村美食商家介紹圖板。C 區為「眷村虛擬巷道」,以 3D 圖與裝置藝術布置出一條眷村巷道。至於 B 區「生活寫實」則是展館二樓的重點展示區域。本區置有「食—你我難忘的眷村滋味」、「衣——記憶中的麵粉袋、軍服與旗袍」、「住——設施克難情感濃郁」、「行——步行、鐵馬、三輪車」,以及「樂——眷村內外共享的美好回憶」等大幅展板,搭配眷村生活物件的展示,包括以軍機廢料製成的煤油爐、鍋具、飲水桶等,以及衣物、腳踏車、電唱機等。

⁸ 不僅是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在台灣歷史博物館在 2013 年 1 月至 6 月展出的「落地成家:台灣 眷村特展」中,也有不少眷補證陳列展出。關於眷補證的說明,可參看該特展的出版品:「眷村 身分補給證,用以補給眷屬生活物資,又簡稱為『眷補證』。住在眷村裡,薄薄的這一張紙,就 能定時補充、供給一家數口的日常所需。......領取不同等分的米、油、麵粉、各式乾糧與物 資。」參見趙小菁、高鈺昌編,《落地成家:台灣眷村展》(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 頁 45。



圖 2 展場二樓「食、衣、住、行、育、樂」展區分布圖 9

此區展板文字的風格與一樓的展板文字略顯不同——一樓「眷村歷史背景」 展板上的文字較屬客觀的描述,二樓「眷村生活情境」展板上的文字則明顯流露 感性、具感染性的文字風格。不難發現,由於將「情境」作為展示主題,此展區 力求感性的渲染,也使得展板上的說明文字於此已成為「左右展場氣氛的重要角 色」。¹⁰

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常設展部分並無明顯之預設群眾,但展館的特展區(三樓)多以適合親子參與的藝術活動為特展內容,因此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參觀群眾也以家庭、親子為多。然而,展板作為一種用以與觀眾溝通的展品,¹¹ 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常設展區展板上的相關說明文字卻相當缺乏與兒童溝通、說明的意識。反而,其多以「眷村爸爸媽媽」¹² 的口吻進行回憶敘述,能夠召喚產生共感的,明顯局限於中壯世代參觀者。這樣的處境,其實部分呼應了該館在「參觀指引」摺頁手冊所述載的設立宗旨:

⁹ 引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

 $^{^{10}}$ 參見李如菁,〈論博物館展示說明圖板之今昔轉變〉,《科技博物》15 卷 2 期(2011.06),頁 102。

¹¹ 同上註,頁86。

^{12 1997} 年由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的《竹籬笆的長影:眷村爸爸媽媽口述歷史》即是一例。此書針對原新竹市眷村住民進行口述歷史記述,內容分作四輯,分別是「陸軍眷村媽媽」、「陸軍眷村爸爸」、「空軍眷村媽媽」與「空軍眷村爸爸」。參見潘國正編,《竹籬笆的長影:眷村爸爸媽媽口述歷史》(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

眷村博物館的設立,彷彿穿越時光隧道,<u>緬懷過去時光</u>,讓許多民眾在參觀之餘,<u>了解當年的生活。</u>博物館的成立除了扮演眷村社區交流平台之外, 也從歷史與生活的面向保存眷村文物,再現台灣常民生活並呈現台灣文化 的多元風貌。¹³

面對這樣的解說語氣,儘管稍微「資淺」的參觀者可以/必須透過同行的親屬長輩補充說明而「了解當年的生活」,然而過分陷溺於「緬懷過去時光」的氣氛,使得整體常設展逕以單方向的講述,呈現出一個凍結了似的眷村,無法與當下時空產生對話,這也的確是橫亙在眼前的困境之一。

着村被再現為一個凍結的畫面,早在朱天心著名的眷村書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即已顯露味道。朱氏寫道:

那些兄弟們,好的、壞的(從法律觀點看)、成功的、失敗的(從經濟事功看)、存在的、不存在的、有記憶的、遺忘症的、記憶扭曲的……,請容我不分時代、不分畛域的把四九一七五(蔣介石消逝、神話信念崩潰的那一年)凝凍成剎那,也請權把我們的眼睛變做攝影機,我已經替你鋪好了一條軌道,在一個城鎮邊緣尋常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的眷村後巷,請你緩緩隨軌道而行……14

然而,「時空凍結式」的文物呈現,或許正是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從裡到外有 意為之的調性。從進入眷村博物館園區開始,在建築物之外的戶外意象區,參觀 者便已能被《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摺頁手冊所引導,以懷舊與克難生活 作為認識眷村的第一印象:

-

¹³ 引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粗體與底線是筆者為強調所加。

¹⁴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1992),頁 96。

户外意象區「飛機副油箱水塔」,這個副油箱水塔原是 F100 戰鬥機報廢的副油箱,後來被眷村居民改裝成儲水水塔,由新竹三廠眷村捐贈給博物館,它象徵了眷村克勤克儉的生活哲學,也代表了眷村博物館的開館精神。15

關於「克難」的形象,一如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空間設計團隊的陳述:「眷村,她彷彿就像是一部斷代史,代表著一種過渡時期的產物,獨特的克難生活方式與用材於週遭廢棄物品的再利用,造就出了許多機能性強的生活品創作。」直截了當地,¹⁶早從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空間設計者的上述想法表白開始,「克難」的意象便已被植入這座博物館。「克難」與「節約」等詞彙,也多次於展場內的描述文字中出現。因此,如果我們去發問,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呈現了怎麼樣的台灣形象?所得到的答案將會相當一致:「克難」、「節約」與「團結和睦」。袁瓊瓊輯於《滄桑備忘錄》的〈舊事〉一文,亦提及眷村歲月中,那些由上而下,黨國倡導的克難、節約精神與生活方式:「國民黨遷台之後,提倡過的幾個『運動』,重點都放在如何過苦日子上,不單提倡刻苦耐勞,還要求大家勤奮節儉。」¹⁷

懷舊(nostalgia)一字由兩個希臘字根組成:nostos(返鄉)和 algia(渴望)。它原為醫學術語,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被用來描述感懷舊時的一種氣氛。¹⁸如同王斑所說:「無法觸及但不斷地召回,作為想像的慰藉,以資玩味摩挲,這便是懷舊物件的賜予。懷舊心態深知不可能重返過去,但又持續地渴慕和敘說那逝去的往事。」¹⁹除此之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謝仕淵在一場題為「博物館、物件與歷史記憶」的演講中指出,集體記憶如何與地方記憶扣連,是當前博物館的重要任務之一。史料不只是古舊的文物,另如說昔日眷村裡的大樹,或

¹⁵ 引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粗體與底線是筆者為強調所加。

¹⁶ 風河設計圖房、住弈工程設計有限公司,〈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台灣建築報導雜誌》90 期 (2003.03),頁 36。

¹⁷ 袁瓊瓊, 《滄桑備忘錄》(台北:九歌,2015),頁 133。

¹⁸ 參見趙玲玲,《文學與懷舊:論民族記憶的藝術傳承》(廣州:暨南大學,2012),頁5。

¹⁹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2004)。

者其他身體感官所鑲嵌的記憶等,都應是重要的史料。20

懷舊常被用與「認同」合謀,將「過去」改以符合現實需要的方式呈現。²¹ 當前吾人在對「台灣文化」產生聯想時,常常將之與懷舊氣氛做連結。然而,倘若一逕耽溺於懷舊氣氛中,將難與當前社會進行對話,顯得眷村物事亦只閉鎖於一個時空凍結的博物館內。所謂展示,看來只是堆疊舊物,難免將「文化」局限為一種戀物癖。



圖 3 「生活寫實」展場中的眷村飲食器具陳列

廖咸浩在〈鄉愁與拜物〉一文中曾言,鄉愁的特徵是:「與現實世界某種程度的疏離(alienation)」。²² 此文指出 1980 年代台灣社會上存在兩種被「神化」的鄉愁,一是「對本土傳統的謳歌」,另一種則是外省族群「對父祖之國的懷念」。廖咸浩接著說道:「神化後的『鄉愁』,卻徒然使人完全脫離生命的脈動,而兀自在氤氲的『鄉愁』中,與自己創造的神祇共舞。如此一來,『鄉愁』原本隱含的提升與救贖的力量,遂質變為耽溺與自慰的幫兇。」²³

在《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書中,廖咸浩急著將原住民

-

²⁰ 謝仕淵,「博物館、物件與歷史記憶」演講(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主辦,2015.12.08)。

²¹ 參見劉育寧,〈台灣劇場跨世紀的懷舊想像〉,《戲劇學刊》18 期(2013.07),頁 54、64。

²²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台北:聯合文學,1995),頁 42。

²³ 同上註,頁43。

文化拉攏進來,用以指責當時的「台灣」意義過於狹窄。他其實是要藉彼攻擊台灣民族主義者「沾沾自喜與狹隘自閉的布爾喬亞心態」²⁴。換言之,原住民文化只是被他當作台灣「揚棄舊身分觀」、「創造新台灣人」的手段,以便在台灣意識日漸高漲的 1980 年代,將台灣「解構」,好趁機將外省人摻進去,²⁵ 重新塑做一個「泥中有你我」的「新台灣人」身分。廖氏亦言:

「鄉愁」的神化,其實是「神物崇拜」(fetishism)最不著痕跡,最冠冕堂皇的一種表現。……為了配合圍繞「神物」(fetish)的種種不可侵犯違拗的「預設」(presup-positions),生民的利益往往被迫做無理的犧牲。歷史上因為宗教或政治意識形態所釀成的災難,無不是神化「鄉愁」為禍的例證。²⁶

無論是宗教或是政治的信仰,他指出鄉愁的神物崇拜,乃關乎意識形態的這一事實。然而,在台灣談起「鄉愁」的包袱,勢必無法規避外省族群的中國失土與時光。因此,廖咸浩的論述反而一拳拳打在外省族群上更重些。尤其保存眷村舊物的博物館舍,恰巧更合身地坐進了這個被控訴者的位置。

三、常民再現/代表性與去政治傾向

身為外省第二代的文史工作者管仁健,在近期一篇評論〈怎樣破解寶島一村 式的新聞評論?〉指出眷村外省人在離開眷村之後,往往陷入自我催眠的回憶, 將過去眷村生活的幸福指數加乘放大,把眷村的日子描摹成為一個美好的桃花源。 管氏接著指出,既然被再現為桃花源,眷村便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它的封閉性質。

²⁴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44。

²⁵ 「揚棄舊身分觀」與「創造新台灣人」為廖咸浩〈解構台灣〉一文的副標題。此文在《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輯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解構台灣〉前,則錄有〈發現外省人〉一篇,廖咸浩在該文中便直言,時值 1980 年代,外省人需要被「(再)發現」。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27。

²⁶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43。

换言之,眷村就是眷村自己,它既缺乏與當時台灣(人)的互動往來,身為少數, 它更不可能具有「台灣常民文化」的代表性。如他所言:

一個眷村再怎麼大,相對於北投鎮來說,終究還是少數。我小時候聽這裡 來的有些同學說話時,常常就感到納悶。在他們的眼裡,世界彷彿就是婦 聯三村,頂多再加附近幾個大屯、七虎等小眷村。假如桃花源裡的人是「不 知有漢,何論魏晉」,這裡有些孩子就是「不知有閩,何論客原」了。忽 略現實中時間與空間的差距,其實也就是提升「幸福指數」的萬靈丹。27

「常民」這個詞彙頻繁地出現在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內,不僅在「參觀指引」 摺頁手冊中多次出現,它更直接擺到封面作為標語(slogan):「保存眷村文物, 再現常民生活」。然而,「常民」一詞的意思應為普通百姓,眷村生活究竟在何種 程度上具有「常民」的代表性?試看展館二樓「縮影中國:竹籬笆內的春天」展 區中,對眷村休閒活動的這段描述:

每個禮拜三、六晚上的舞會夜,通常是新竹空軍俱樂部最熱鬧的時候…… 現場的音樂則是由新竹客運的莎樂斯樂隊負責演奏,十分有臨場感。新竹 知名的黑蝙蝠中隊也會定期與美軍共同舉辦各種節慶晚會,現場除了有酒 吧提供杯酒供雙方小酌交流,還有藍天藝工隊等樂隊演奏。²⁸

作為所謂的「生活寫實」,顯然可辨,並非台灣「常民」的生活。正如侯如 綺所描述的「外省人」形象:「在一個他們所不了解的地方,而且台灣本來的住 民對他們也有相當程度的陌生感。」29 換言之,新竹市眷村博物館所「寫」的,

28 引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展館二樓 B 區展板。

²⁷ 管仁健,〈怎樣破解寶島一村式的新聞評論?〉, (來源:新頭殼 newtalk 網站,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4-26/72568, 2016.04.26 發布)。

²⁹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台北:聯經,2014),

其實只是部分眷村住民的「實」。

同樣地,在文學裡,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道:「很多眷村小孩(尤其他們居住的若是個有菜市場、有小商店、飲食店及學校等的大眷區),在他們二十歲出外讀大學或當兵之前,是沒有『台灣人』經驗的,只除了少數母親是本省人,因此寒暑假有外婆家可回的,以及班上有本省小孩且你與他們成為朋友的。」
³⁰ 在袁瓊瓊的眷村書寫〈身在此,魂魄在彼〉一文,更有對於眷村彷彿一座座隔絕的孤島有所描述:「在被保護也被隔離的眷村裡生活,使我們融入外界的時間推遲至少二十年。」³¹ 她更進一步寫道:「這群外省人泰半生活在虛空的國度。身在此處,魂魄在彼處。雖然已經傳了兩代或三代,老一輩依舊還活著,第二代第三代的記憶與老一輩的記憶摻和在一塊。」³²

從這些書寫中,眷村隔絕於台灣大多數社會之外並不難獲得確認,其生活樣態並不足具有常民的代表性。然而,有趣的是,揭穿這種自我催眠式的矛盾者,幾乎全是已離開眷村多年的外省第二代人。對於外省第一代人而言,國族認同不會是太大的難題——他們原生於中國,是中國人,是文化中國的正統繼承者,也擁有「中國」的代表權——只不過因戰亂流離而不得已暫離家鄉,屈居此島。他們的認同反而不如他們的子代那樣矛盾、複雜。不同於外省第一代,外省第二代人出生、成長於台灣,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國「正統」的黨國教育。然而,在接觸到眷村以外的台灣社會時,很容易便產生忒大的衝擊。面對衝擊,許多外省第二代人並不願承認自己的侵占者身分,同時加以「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在國際間愈發低落,他們夾在外省第一代的中國幽靈與台灣經驗之間,背負著「外省人原罪國」,33又必須強固或者重建他們的我族認同——這正是王德威所指出的「後遺民」的徬徨。34 這就是朱天心曾寫道的:「那時讓她大為不解的空氣中無時不

頁 21。

³⁰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92。

³¹ 袁瓊瓊,《滄桑備忘錄》,頁156。

³² 同上註,頁156。

³³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25。

³⁴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2007),頁 10。

在浮動的焦躁、不安,並非出於青春期無法壓抑的騷動的氾濫,而僅僅只是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解釋的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吧。」³⁵

袁瓊瓊在散文〈身在此,魂魄在彼〉中亦道:「我自己在十五歲離開眷村。 之後,那些跟我一起長大的,所謂『外省第二代』,也紛紛離開眷村。離開是為 了尋求更好的牛活環境。眷村子弟離開眷村,並不是開枝散葉,相反的,是匯入 社會洪流中,從此無影無蹤。」36 眷村書寫的文學作品裡,偶爾會從縫隙中洩 露眷村的陰暗面。眷村裡,不僅充斥暴力——從家暴到打群架,37 女孩受到「老 X _ 性騷擾的事件也被描述為反覆上演的常態。³⁸ 此外,眷村是戰爭的產物, 而戰爭本身難脫暴力性質。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不少外省第二代人生活在 眷村裡時,或因受待暴力、或因失卻隱私,想著離開眷村;然而當他們遠離眷村 以後,卻又失憶一般,把眷村的日子美化再現。外省第二代人在面對眷村記憶的 建構時,往往忽略其暴力本質,忘卻那些讓自己想著逃離的種種;只留下美好的、 溫馨的片段,並且加以連貫與放大,淡化了它與戰爭的關係。如此操作,除了可 能為了刻意掩飾、片面美化,以合理化自我族群的代表性,也可能是由於外省人 族群的集體心理防衛機制所致。在佛洛伊德的概念裡,心理防衛機制是一種自我 對本我的壓抑,用以避離痛苦。然而問題並沒有因為被心裡防衛機制躲避、掩蓋 而消失。沒有著手處理、解除,造成痛苦的問題便會一直存在。或許不再顯然出 現,但往往這些問題縈繞不去,便會造成當事者對於相關議題的失意,或者意義 上的「空白」。這似在創傷現代性的相關論述裡,張小虹曾描述的「空白」:「創 傷成為怎樣也想不起、怎樣也忘不掉的複雜心理狀態。」³⁹ 在眷村的再現上, 從舞台劇開始,便走向這種路線——以刻苦而溫馨的住居生活為主調。至於未解 决的戰爭創傷與流離,以及「中國/華」代表權的問題,則永遠逃避去觸及。使

³⁵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69。

³⁶ 袁瓊瓊,《滄桑備忘錄》,頁155。

³⁷ 同上註,頁 129-130。

³⁸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84-87。

³⁹ 張小虹, 《時尚現代性》(台北: 聯經, 2016), 頁 182。

王偉忠與賴聲川把昔日台灣眷村裡原本真實美好的那一面,再加上想像美好的另一面,最後再去掉任何從前兩蔣不准、不能也不敢演,如今在中國依然不准、不能也不敢演的白色恐怖陰暗面,精心打造成了這個烏托邦式的「寶島一村」。40

是以,眷村博物館展示與營造的,與其說是「真實」的眷村生活文化,倒不如說它所指向的是那些已被表演藝術——尤其是電影與舞台劇的追憶風格——再現出來的「寶島一村式的」眷村。至於有沒有一種眷村生活樣態的真實(the real)存在,相對而言則不是那麼重要了。眷村在住家與社會關係上維持了兩個人群分類上的距離。眷村博物館的展示想要藉由所有人都必有的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內容,跨出眷村,連結到一般平民的生活。

無獨有偶,蔡琴 2016 年的「不了情」系列巡迴演唱會也冠以「寶島」之名,取名「寶島不了情」。⁴¹演唱會節目分為三段——上海一段情、香港一段情⁴²、台北一段情,分別演唱 1930 至 1940 年代上海、1950 至 1960 年代香港,以及 1970 至 1980 年代台灣的流行歌曲。「寶島不了情」以〈夜上海〉開場,坐實二戰以後來台外省人的正統「中華民國」史觀:台灣(流行音樂)歷史乃是從「大陸」渡海來台的。與「島」一字/詞相對的,是「大陸」這個詞/概念。「寶島」一詞,不僅明顯是一個以「大陸」眼光看待台灣的稱呼,更帶有主/從關係、收編意圖的大中國思維。的確,蔡琴也是生長於眷村的外省第二代。⁴³ 她是朱天心的同

 $^{^{40}}$ 管仁健,〈怎樣破解寶島一村式的新聞評論?〉,(來源:新頭殼 newtalk 網站,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4-26/72568,2016.04.26 發布)。

 $^{^{41}}$ 宜辰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主辦,「蔡琴_寶島不了情 2016 演唱會」,http://www.ticket.com.tw/dm.asp?P1=0000017232。

⁴² 將 1950 至 1960 年代的香港流行音樂放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脈絡,其實並不突兀。由於 1947 至 1991 年時值美蘇政治對抗(冷戰)期間,台灣與香港同時被英美陣營作為反共前線。不僅文學出版事業,在流行文化的領域,「台港連線」更是同步而且顯而易見。

⁴³ 蔡父為外省人,蔡母則是本省籍的九份人。

學,成長於同一個眷村的鄰居。⁴⁴ 從蔡琴演唱會的「名」與「實」對照來看, 外省族群「寶島一村式」的眷村再現及其背後的史觀將更顯清晰。

「再現」與「代表性」這兩個詞在英譯上共用了「representation」這個字。這便是在提醒我們,物事的再現,勢必不能忽略這樣的再現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就族群人數而言,侯如綺對外省作家離散與敘事的論著曾有如此說明:「他們接受黨國的理念以及教育,中國屬性鮮明,對於自我認同的問題沒有疑惑,……再加上來台的外省人掌握了絕大部分的黨、政、軍權,縱使外省人和台灣其他的族群相較人數較少,可是並不邊緣。」⁴⁵來台外省人已是顯然的少數,而眷村居民也只是外省人中的一部分。據胡台麗的統計,眷村人口數僅占台灣人口數約百分之五不到。⁴⁶是以,要以眷村社群作為「台灣常民」的代表,其實是很有問題的。要能夠代表「常民」,就不應該只是某單一族群經歷的再現,尤其這一族群除了非屬多數,甚至還與「其他」族群長期存在階級差異的問題——儘管眷村居民不同於當時在站社會階級頂端的來台外省人,但在生活的補給上,的確仍享有不同於本省籍台灣人的資源。

着村外省人(包括第二代)回憶昔日眷村時光,往往在刻苦、節約等特質上有深強的描述,然而管仁健觀察指出,居住在眷村裡的外省人,由於與高階軍官外省人有階級上的社會位置差異,並不是資源無虞者。不過,「都市裡外省賤民之子」所稱的苦,與多數本省籍台灣人「鄉下孩子的苦」仍是不同的:

眷村裡中低階軍官的生活固然不算好,但比起外面中南部上台北打拼的本 省人,還有被老蔣放生的老兵,非軍公教的知識分子,眷村已經是天堂了。

⁴⁴ 蔡琴演唱會歌曲之間的串場口白常以小時候在眷村裡父母的互動為內容,引出一首首抒情歌曲,可謂將眷村形象溫馨化很具體的一個例子。此外,蔡琴也曾在演唱會上邀請朱天心到演唱會台前,介紹朱是她的小學同學。

⁴⁵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 (1950-1987)》,頁 21。

⁴⁶ 更多關於外省族群的優勢/弱勢、多數/少數的考究與辯證,參見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研院民族研究所集刊》69 期(1990.06),頁 107-132。

是以,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內,眷村的食、衣、住、行等的懷舊敘事中,台灣普通百姓並不在場,真正多數的「常民」是缺席的(absent)。回頭去想,該館的參觀指引文字如此反覆地強調「常民」,反而使它更像是一個宣傳的、洗腦式的口號。

眷村博物館的設立,彷彿穿越時光隧道,緬懷過去時光,讓 許多民眾在參觀之餘,瞭解當年的生活。博物館的成立除了扮演 眷村社區交流平臺之外,也從歷史與生活的面向保存眷村文物, 再現臺灣常民生活並呈現臺灣文化的多元風貌。

The Hsinchu City Museum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promotes Taiwan's diverse cultures by allowing citizens to travel through time and recall the life in the military villages. The museum not only preserve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aiwanese civic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villages.

圖 4 「參觀指引」摺頁手冊中一段關於設館宗旨文字節錄⁴⁸

在參觀導引摺頁手冊上,常民生活(文化)一詞被譯為「civic culture」,如圖 4。「civic」一字指涉的是現代社會中參與公眾事務的公民,至於「civic culture」一詞,則是被期待要介入政治活動,並且立基於理性而非情緒因素之上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文化。49 這個明顯的誤譯,反而欲蓋彌彰地洩露了,在眷村裡,政治事務參與的缺席。

這些困境正是將眷村「博物館化」所可能隨之生發的政治無意識——提到政治事件乃至於人物,不等於面對政治。雖然提到政治,但是其政治立場是隱藏的,

 $^{^{47}}$ 管仁健,〈怎樣破解寶島一村式的新聞評論?〉,(來源:新頭殼 newtalk 網站,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4-26/72568,2016.04.26 發布)。

⁴⁸ 引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圖中底線是筆者為強調所加。

 $^{^{49}}$ 參見周陽山,〈從公民文化到公民社會:一項現實的考察〉,《華岡社科學報》16期(2002.06),頁 2。

可能敘述者與建構者自己也不曾覺察。然而這並不意味將眷村作為主題去設立博物館就必然如此,而是就觀察,新竹市眷村博物館正好如是展示。其眷村再現所觸及的政治是有立場的,但是卻不予顧視。這種隱了形的(去)政治立場就是它的政治無意識。不過,其(去)政治展示卻不無可能是基於特定政治意圖——編排某些歷史,恢復或者召回部分記憶,以弘揚某種歷史、形成某種認同。50 因為博物館的功能不僅是文物的收藏,博物館也可以藉由陳列及其解說,編纂一種傳統,經由將過去物事重新脈絡化以宣揚國族歷史。眷村本是戰爭的產物,與政治及暴力密切相關。然而,透過生活物件的陳列,以及懷舊情境的布置,讓眷村再現為一個溫馨和睦、桃花源般的生活群聚。

着村博物館館內展示的文物,多數來自曾經住在新竹市眷村的居民的捐贈。 51 如果參觀者沒有忽略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展覽文物解說字卡上的史料捐贈來源, 勢必對展覽文物一旁解說字卡上頻繁出現的「新竹市擎天協會」深有印象。台灣 各地的擎天協會於解嚴後陸續成立,其成員幾乎全是「眷村子弟」。他們「因感 念深受國家培育及照顧」而發起籌組擎天協會,而會務主軸也圍繞著眷村,包括 在各地推動眷村相關文化活動。52 換言之,擎天協會成為眷村的敘述者與建構 者——新竹市眷村博物館亦是。

經過 1970 年代的釣魚台保護運動、退出聯合國(1971)、台美斷交(1979)等對外關係變化的衝擊,以及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的洗禮,「回歸現實」的浪潮已漸在台灣社會漲起。延續 1970 年代日漸抬頭的本土意識,台灣民族主義於 1980 年代如漲潮一般湧起。⁵³ 再加上國防部於 1970 年成立軍眷業務處理

50 參見趙玲玲,《文學與懷舊:論民族記憶的藝術傳承》,頁 53、68。

⁵¹ 參見鄭炳熹,〈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幕後推手〉,(來源:台灣故事島網站, http://storytaiwan.tw/Story_Detail_c.aspx?n=BE0A58B8F5E85B8F&s=1D71A01438244DF8, 2014.03.24 發布)。

⁵² 參見陳成華,〈擎天協會與眷村之關係:接受漢聲電台專訪稿〉,《中華民國擎天協會 GT》, 2011.04.15。

 $^{^{53}}$ 蕭阿勤認為 1979 年世界人權日遊行所引發的美麗島事件使得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於 1980 年代初浮現形成,並且很快地,在 1980 年代前半葉將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推向激進化。參見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2010);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6 & 11。

處,開始處理眷村改建與搬遷等事務,以及 1977 年,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確立國軍眷村改建的原則,讓眷村出身的外省人原已矛盾在心裡的族群焦慮更加 浮顯。⁵⁴

陳建忠曾在探究外省第二代文學書寫的論述中指出,解嚴以後,一黨專政國家體制逐漸崩解,「關於歷史記憶的重建與詮釋,必然形成解釋權爭奪的問題,這攸關族群與社群的勢力盤整,卻無法避免。」55 更早,在〈發現外省人〉56 文中,廖咸浩便已道出:「『異類』要被接受為具有同等地位顯然不能等待賜予,而必須自己爭取。」57 就在這種外省族群的自我陳述浪潮中,外省第二代有意識地發聲,透過將眷村「文本化」並藉由表演藝術加以傳播,以建構出一種眷村文化——雞犬相聞、和睦團結、胼手胝足、克難知足的歲月。倘將這種凝結式的溫馨敘事作為眷村再現的唯一形象,甚至宣稱是為台灣常民文化之代表,如此「經選擇性構成的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確實是令人質疑的。

四、結語

陳芳明曾言:「在歷史記憶的重建上,眷村文學較諸其他類型的文學還更積極。」⁵⁸ 其實不只文學,舞台劇與電視劇的眷村再現亦相當強勢。1980 年代以來,眷村反覆被再現於影視與表演藝術中。然而這些被再現於我們眼前的眷村,卻有著高度同質性的面貌。本文從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在常設展區的展板,以及參

⁵⁴ 除了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曾引發外省人的族群焦慮,台灣於2016年完成的第三次政黨輪替,亦引起眷村外省人的族群焦慮。雷倩(2016.05.24)仿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擬題發表〈想我被消失的中華民國〉一文,對於以眷村外省人為中心的「中華民國感覺結構」歷史的道述,便是最好的例子。

⁵⁵ 陳建忠,〈後現代的後遺民書寫:論台灣「外省第二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收錄於白睿文等,《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投縣: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5),頁312。

⁵⁶ 值得一提的是,廖咸浩在此文引入多元文化的觀念,試圖消弭台灣當時的省籍對立,然而他卻以黑人與白人作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照比較。這種對照,顯然是一階級位置上的錯誤類比。

⁵⁷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26。

⁵⁸ 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一九八七—一九九七)〉, 《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頁125-126。

觀指引摺頁手冊上的文字談起,揭出這樣的眷村再現並不具有台灣常民文化的代表性。

傅朝卿〈台灣眷村的生與死〉一文曾謂,人去樓空的眷村彷彿已死,多數靜態展示的眷村文物館,以及近二十年眷村保存運動,保留的往往只是眷村的建築物。或者,「偶爾舉辦的嘉年華會式或趕集式的活動,雖然會在短時間內給眷村帶來大量人潮,但畢竟這不是真的眷村,眷村的真實性反而被扭曲。」⁵⁹ 他更指出,諸多再現眷村的管道都缺乏「人的生活」所帶給眷村的活力與異質性。⁶⁰

眷村,是先被高度文本化——包括文學創作與戲劇演出,後才有主題博物館的設立、規劃與呈現。與其討論新竹市眷村博物館是否將「真實的眷村」予以再現,倒不如承認該博物館的眷村再現,其實指向了那些早出的眷村文本。換言之,眷村博物館再現出來的眷村形象,正是1980年代以來諸多文本(尤其是舞台劇與電視劇)所刻劃出來的眷村樣貌。是以,在不斷的自我(族)指涉、自我(族)重覆中,相當程度美化或者淡化了的眷村的陰暗面、眷村「如何」以及「為何」消逝等議題。正視這些議題,不是挑起省籍意識形態的論戰,而是豐沛台灣民主化的歷史發展與其中變與不變的複雜條件。

在諸多關於眷村文學的論述中,不少學者都指出外省第二代回應 1970 年代 以後土地意識,以及面對 1977 年眷村改建法首度擬辦——二次戰後遷台族群的 第二次失鄉,他們因此比起上一代外省人有更複雜心理的眷村書寫。其實不只文 學,眷村本身也是複雜、多樣,以及持續進行式的一種文化。⁶¹ 然而眷村的博 物館化,在此與懷舊情結共謀,將眷村中許多歧異與流動的認同予以抹除,其再 現的眷村是價值整齊的鐵板一塊。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常民」再現/代表性, 其實即同劉育寧的研究所說:「懷舊行為所試圖完成的,正是提取部分印象中美

⁵⁹ 傅朝卿,〈台灣眷村的生與死〉,收錄於游勝冠、熊秉真主編,《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台文學與其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頁 406。

⁶⁰ 同上註,頁 406。

⁶¹ 參見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2011。

好的記憶,將之淬鍊乃至固化,並以之取代成為過去的全部。」⁶² 由於其凍結式的文物保存與展示,使得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眷村再現,較 1970 年代以來的眷村文學與藝術還要扁平、還要單調。是以,雖已時至解嚴三十年後的今日,我們仍然應該思考,陳芳明所言的:沒有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可以代表全部族群的記憶。⁶³ 當我們肯定台灣的民主化與多元社會時,更應該去正視台灣的每一個族群與台灣歷史發展的互動關係與多種面貌——當然,外省族群的眷村文化也會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62 劉育寧,〈台灣劇場跨世紀的懷舊想像〉,頁 64。

 $^{^{63}}$ 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九八七--九九七)〉,頁 125。

參考書目

專書

-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2004)。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2007)。
-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1992)。
-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台北:聯經, 2014)。
- 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台北:九歌,2015)。
- 張小虹,《時尚現代性》(台北:聯經,2016)。
- 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2011)。
- 郭冠麟主編,《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的故事:國軍眷村發展史》(台北:國防部史 政編譯室,2005)。
- 楊佳嫻,《方舟上的日子:台灣眷村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
- 趙小菁、高鈺昌編,《落地成家:台灣眷村展》(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
- 趙玲玲,《文學與懷舊:論民族記憶的藝術傳承》(廣州:暨南大學,2012)。
- 潘國正編,《竹籬笆的長影:眷村爸爸媽媽口述歷史》(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997)。
-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台北:聯合文學,1995)。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2010)。
- Dean, David.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Hsiau, A-Ch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專書論文

- 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一九八七一一九九七)〉,《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頁 109-129。
- 陳建忠、〈後現代的後遺民書寫:論台灣「外省第二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 收錄於白睿文等,《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南投縣: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5),頁 265-315。
- 傅朝卿,〈台灣眷村的生與死〉,收錄於游勝冠、熊秉真主編,《流離與歸屬:二 戰後港台文學與其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頁397-409。
- 齊邦媛、《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1998)、

期刊論文

- 李如菁·〈論博物館展示說明圖板之今昔轉變〉,《科技博物》15卷2期(2011.06), 頁83-103。
- 周陽山、〈從公民文化到公民社會:一項現實的考察〉、《華岡社科學報》16 期 (2002.06),頁1-9。
-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研院民族研究所集刊》69期(1990.06),頁107-132。
- 風河設計圖房、住弈工程設計有限公司、〈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台灣建築報導雜誌》90期(2003.03),頁30-37。
- 劉育寧、〈台灣劇場跨世紀的懷舊想像〉、《戲劇學刊》18期(2013.07),頁51-67。

電子媒體

- 陳成華,〈擎天協會與眷村之關係:接受漢聲電台專訪稿〉,(來源:中華民國擎 天協會 GT 網站, http://blog.xuite.net/gt100888/twblog/187657615, 2011.04.15 發布)。
- 雷倩,〈想我被消失的中華民國〉,(來源:ETtoday 東森新聞雲‧雲論名人論壇網站,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524/703861.htm?feature=profile_004&tab_id =313,2016.05.24 發布)。
- 管仁健,〈怎樣破解寶島一村式的新聞評論?〉,(來源:新頭殼 newtalk 網站,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4-26/72568, 2016.04.26 發布)。
- 鄭炳熹,〈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的幕後推手〉,(來源:台灣故事島網站, http://storytaiwan.tw/Story_Detail_c.aspx?n=BE0A58B8F5E85B8F&s=1D71A0 1438244DF8,2014.03.24 發布)。

其他

- 《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參觀指引》(新竹: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無出版日期, 2015.05.08 索取)。
- 謝仕淵,「博物館、物件與歷史記憶」演講(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主辦, 2015.12.08)。